

---

# 1

---

## 莫大的嘲讽

**我**开始认识到，美国和其他工业化西方国家并不懂企业究竟是什么，因而也不知道企业将如何发展。鉴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作为地球上差不多所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信条，现在基本上已毋庸置疑。这话听上去也许有点奇怪，但我坚信它是正确的。虽然我们有众多的管理学院，虽然有关企业的著述已有成千上万本，虽然无数的经济学家都在为平衡总量为 21 万亿美元的世界经济而忙活着，虽然或者说因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对企业的理解，即健康商业的必要条件是什么，那种商业在整个社会中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却仍然停留在一个原始的水平上。

企业的最终目的不是、也不应该只是赚钱。它也不该仅仅只是一个制造物品和出售物品的系统。企业的出路在于通过服务、富有创造性的发

明和高尚的道德伦理来为人类普遍造福。赚钱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它是我们这个错综复杂、日见衰落的社会的一种永远都无法满足的追求。我们已经走到工业文明中一个动荡不安、影响深远的转折点。有象征意义的是，有史以来第二只取得‘专利’的动物将是一只没有免疫系统的小鼠，它将被用于研究未来的各种疾病。以及工业化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将禁止母乳，如果它以罐装出售。母乳中的其他物质，以及抑制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物质，实际上就是工业造成的——它的副产品、废物和毒素。这样的事实导致一个必然的结论：企业人士要么致力于把商业改造成为一项可恢复生态环境健康的事业，要么就将社会推向坟墓。

我相信企业已经处在这样一场变革的边缘，一场由不容再被无视其存在和抛弃在一边的社会力量和生物力量引起的巨变。这场巨变将会如此彻底，如此无所不包，以至于在未来的几十年后的企业身上将看不到一点点今天的商业机构的影子。我们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惊人地不同的经济，一种在恢复生态系统和保护环境的同时带来革新、繁荣、有意义的工作和真正的安全感的经济。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无视现存经济的演变势头和潜力，那么商业将继续处于一种无序的和不断调整的状态。这倒不是因为经济萧条在世界范围内已太严重和太持久，而是因为社会和自然界衰败的速度之快速，与企业真正从根本意义上实行变革改造的速度之缓慢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现在所处的动荡转变时期或许可以看作一个系统蜕壳的过程，它标志着商业为适应新时期而进行的首次尝试。许多商界、政界和新闻界的人并没能觉察到这种进化的脚步，而那些真的认识到的人却加以反对。阻挠变革的是一些想继续在全球各地滥伐森林和建造燃煤发电厂的公司；把储存或倾倒几十亿

吨的废物似是而非地看成应对将来的一种战略的公司；把世界想象成一群可以用化学原料维持的工业化农场的公司。他们可能会减慢进化的进程 使进化变得更加艰难 但是他们却无法使进化的脚步停住。与日落效应一样，工业经济的辉煌有可能掩盖住它的各种选择机会和种种可能性即将从地平线消失的事实。一组不同的社会力量和生物力量预示着我们自己可能遭到毁灭。再也不能无视这些力量或对它们置之不理了。

这本书的标题《商业生态学》在今天读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这正说明了地球的生存方式和我们的商业活动方式之间的差异之大。通常，我们把生态和商业看成是不可兼得的。尽管现行的许多环境政策都试图在商业需要和环境需要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但常识告诉我们 只有唯一一种关键的平衡和一组需要存在 即生命力量之间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本书设想并描绘的可恢复型经济尊重这一事实。它使生态和商业统一为一种模仿并强化自然过程的可持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它提出了一种新的公司文化，即承认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时一起服务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 服务于他人也受制于他人 服务于我们的日常行为也受制于我们的日常行为。

100 年前 甚至在 50 年前，我们是否认识到企业和一个健康的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还并不显得那么紧迫，因为在那时自然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在新千年来临之际，我们认识到，我们已经毁掉了北美洲百分之九十七的原始森林；我们的农场主和牧场主每天从地下汲出的地下水要比降雨补充的多出 200 多亿加仑；位于北美大平原下面的地下河欧噶拉拉河原本比地球上任何的淡水水体都要大，但按照目前的抽水速度，30 到 40 年内欧噶拉拉河将干涸；每年全球丧失 250 亿吨肥

沃的表层土壤，相当于澳大利亚所有麦田的表层土壤。在遭受这些重大损失的同时，世界人口却在以每年 9000 万的速度增长。很明显，我们的企业行为正在毁灭着地球上的生命。按照公司目前的做法 没有任何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旷野或一种本土文化将在全球市场经济活动中生存下来。我们知道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自然系统都在解体。无论土地、水、空气或海洋都已发生功能性的变化，从养育生命的系统变为堆放废物的仓库。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企业正在毁灭这个世界。

在任职于好几个环境组织的董事会之后，我原以为自己很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和程度。但是，当我准备写这本书 并浏览了这一领域的许多最新资料后 我发现越是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就越是让人感到不安。环境恶化的速度与范围比我以前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种情况就像标准的幻象一样，读者眼前是一片杂乱的网点，只有从远处看时，才能看到亚伯拉罕·林肯的形象。

我所研究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这样的点，其本身虽不是毫无意义的，但却只是全幅图画的部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远比任何传媒描述的都要严重。我渐渐地能够理解一位流行病学家绝望的心情了。她在审视了这一领域的工作情况并召开了一个研究氯化物对胚胎发育的影响的会议之后，悄悄地伤心了 6 个月。那次会议的结果比任何一个与会者预期的都要糟糕：世界上每个尚未出生的婴儿的免疫系统可能将很快因存在于我们的食物、空气和水中的作用持久的毒素而受到无法挽回的不利影响。

1992 年《纽约时报》上一篇题为《青蛙的沉默》的文章 报告了一个更为细微的但同样令人不安的新情况。在一个有关爬行

动物学研究两栖动物和爬虫的国际会议上 尽管 1300 名与会者提交了成百上千份正式的专业论文，却没有一篇论文关注到整体的情况。在大会的走廊上、在买午餐的队伍中，大家非正式地拼凑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青蛙正从地球表面莫名其妙地迅速消失。更令人不安的是，青蛙数量不仅在存在已知的工业毒素的地区，而且在食物充足、没有发现任何污染源的原始荒野也急剧下降。这种死亡的含义决不仅仅限于青蛙。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与鱼类、鸟类和野生生物的内分泌系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内分泌系统是一个古老的系统。如果说在动物王国的低级层次上的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在衰退和崩溃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同样也将难逃厄运。我们所以迄今还没有经历与其他物种同样的那种崩溃，是因为我们孕育和繁殖的速度相对较慢。在像我们这样复杂的生物层次上，坏消息传得慢些，但总会来到。换句话说，某种不祥的、异乎寻常的现象可能正在全球，在生物发展的各个层次上发生。这样一种本质上的衰退，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认识，而我们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努力还未能注意到。

从这个角度看来，回收公司自助餐厅里的铝罐和礼仪性的植树活动都只是杯水车薪。尽管回归和植树都是不错的、很有必要的，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些都还远远不够。如果世界上的生命系统持续衰落，那么企业本身还怎么维持得下去呢？攫取日益减少的资源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资本，为更多地消费那些正日益减少的同样的资源提供资金，这岂不是很荒谬吗？如果我们的商业体系与自然教给我们的每一样法则都背道而驰，那我们怎么敢去设想未来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建设性地改变与环境关系的努力已经遭

到挫折，主要是因为企业从其设计开始就不适应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企业经营就是将可能付诸实践；尽管它在许多方面表现出高度的发达和智慧，但是它却不是一门科学。企业经济学许多方面是在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从根本上说，缺少任何把它与一些基本和关键的概念如进化、生物多样性、承载力、大众的健康联系起来的指导方针。企业设计的目标是打破限制，而不是尊重限制。特别是当生态极限的限制并不总是以死河、出生缺陷等那么显著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表现在更为微妙的关系和细节上时，更是如此。

过去的 100 年里，兴办企业的浪潮席卷全世界，企业开发、采掘、提炼和加工储备了千万年的财富和资源。这股商业大潮使首都、统治阶级的家庭、强大的政府和公司精英富裕起来。因此，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商业文化，认为所有的资源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都可以通过开发、发明创造、大量融资和增长（永远都是增长）来解决。几个世纪以来，企业一直能够声称，它是“发掘宇宙中尚未被发现的财富分配给民众的组织关键”。情况也基本上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不是分配目前的财富，而是盗窃未来的财富去富裕一个正在为自己的‘好运’苦恼的社会。尽管民主资本主义仍然在宣扬人类及其前景的一派富足和乐观的前景，但它也同时保留了以与战争一样的破坏性否定这种前景的手段。

用掠夺和杀戮使一个物种灭绝是一件十分令人痛心的事，不管所得到的是皮革、羽毛、毛皮还是兽角。我们将怎样解释鸣鸟、青蛙、萤火虫、野花的消失以及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其他物种将在我们有生之年灭绝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愚昧无知和自大呢？我们又如何向我们的孩子们解释，我们明明知道

他们的免疫系统将与生俱来受到损害，却仍无所作为呢？企业界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地正视自己，考虑是不是该到了改弦更张的时候了呢？

为了一时的物质自由 我们曾向自然界大肆掠夺资源 现在我们必须大量地归还这些资源，并接受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固有的限制和约束。只有这样 商业行为才将不再是强取豪夺 才将有可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若要在新世纪完成自身的转变 它就必须彻底承认 记录企业最为辉煌灿烂的成功纪念碑投下的阴影最为黑暗。无论企业曾经代表过怎样无限的机会，无论公司的成功曾带给我们怎样的光荣与梦想，现在是承认我们所知道的那种企业该结束的时候了。它结束了 因为它轻率地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它没有尊重那些将自己的呼吸、皮肤和心灵与地球的呼吸、皮肤和心灵紧紧相连的千姿百态的生命。

从最早的用硬币交换谷物起，虽然商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但是公司资本主义的权力与影响力的增加之大，使过去任何形式的国际强权相形见绌。没有任何一个帝国，无论是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大英帝国还是其他任何帝国 有过当代跨国公司那么大的影响范围。这些公司在寻求市场、销路、资产和利润的过程中 跨越国界、文化和政府实属轻而易举。人类的能力和创造力从未如此集中。

但是 如果说资本主义掠夺了大量的资源 那么它同时也生产了物质，并且其数目之大就是在两代人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那些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信奉者认为，既然经商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提供充裕的物质，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不遗

余力。实施这种经营策略的关键是政府。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保守观点主张对商业不施加任何阻碍。虽然可能会付出这样或那样的代价，但是随着企业潜能的更充分发挥，环境、穷人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最终都将从中获益。在后共产党时代的世界新秩序当中，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把自己标榜成“尘世的救世主”，这与神学家迈克尔·诺瓦克对资本主义的推崇如出一辙：“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像民主资本主义那样彻底地改变人们对生活的一般期望，它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使得消灭贫穷和饥饿成为可能，扩大了人类的选择范围。”这种企业观最近得到了共和党政府的热烈欢迎，因为在诺瓦克的话中他们找到了对于共和党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的许多政策的完全肯定。

借自由市场的神圣来证明目前的企业行为是合理的、建设性的，以及用它来反驳违反生态的指控，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不诚实的。历史上由于科学还没有发达到能够让社会预知工业主义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所以我们一直都对工业的失算采取一种极为宽容的态度。100 年以前，工业城市笼罩在厚厚的灰尘当中，阵阵浓烟遮天蔽日，居民疾病缠身，工人的工作条件极其恶劣，惨无人道，很多人都因此送了命。工业废物处理也是同样如此。所有这些都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代价。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只是少数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它的社会危害和环境危害，则是在好几十年之后了。今天，企业人士很愿意承认这一革命的早期弊端。但是，他们并不完全和真正承认，企业目前的行为正在延续着更加危险的错误。让人不得安宁的谎言就令人不安地隐藏在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制里，它对人人皆知的事实矢口否认，同时却继续破坏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身体。企业经济学家满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什么现代公司的

运作 它与金融市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如何根据贴现后的现金流量估算其拥有的财产，以及全球竞争力优势的动态变化等等。这些话语和方程式向我们承诺希望，但它们并不能解释——更谈不上合理证明——物种的加速灭绝 人类健康的恶化 当代工人的压力与苦恼 我们的空气、水和森林的消失。简而言之 他们无法解释自己行为的后果。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接受那些借口呢？我们为什么要交给企业一张空白支票，免除企业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呢？一个原因也许是我们与那次传染病会议的参加者一样，对事态只有些零碎的认识 也没有走道和餐厅能让我们聚在一起 为日积月累造成的破坏拼出一幅完整的图画。再则，它们的行为又是得到保护的——恐怕不得不保护——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以此为生。即使是正在走下坡路的通用汽车仍然雇用了将近 60 万人。像美国商店这样的超市连锁店雇用了 20 万甚至更多的人。《人人商业年鉴》中提到的 400 家公司雇用或赡养了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口。美国最大的 1000 家公司创造了百分之六十多的国内生产总值 余下的不足百分之四十则来自 1100 万家小公司。平均一家大公司要比一家小公司大出 16500 倍。因为现在人口的大多数都受雇于这些大公司，所以很自然地他们就把自己的利益与他们雇主的成功与发展联系在一起。这种对企业的忠诚与维系封建贵族制的忠诚是十分相似的：农奴们相信有主子剥削他们总比没有主子前途未知要好。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当今商界，对制度的忠诚阻止了人们去客观地观察，市场资本主义又是如何反过来损害为它服务的人的。

修补制度不可能使已灭绝的物种复活，利润分享无法恢复我们的湿地 捐助新建生产线不会净化我们的水 用再生纸印刷

年度报告也不会解救我们。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是由商业制度与生物伦理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虽然商业按照自己界定的标准看来似乎运作得很好，但它却违犯了这个更为强大、更为深刻的生物伦理。今天企业的成功就像是赢得了一场战争，但却发现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当然，曾经如此管用的忠诚竟然也能如此走到反面，令任何一种文化深感苦恼。

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与商业有关同时也受过环保教育的人，都深深关切商业的后果。同样，这些人还为他们的工作、总的经济以及将来担心。环境只是给他们又加了一件事情去担心而已。当我们被目前存在的其他许多更为直接的麻烦所困扰时，环境问题就只不过是一个未来的朦朦胧胧的概念了。这就像一个单亲父母所面临的情况似的：家里的狗跑丢了，孩子们打得不可开交，晚饭烧糊了，保姆还没来，家长会要迟到了，又刚刚把肉汁洒在了地毯上。这时一个搞调查的人来敲门，他想知道我们对在小镇的边缘建造垃圾填埋场的看法。虽然垃圾填埋场将对我们未来的生活产生影响，但目前更为紧迫的问题已让我们自顾不暇了。同样，当环境问题作为又一项成本、又一项规则向商人提出来时，“做正确的事”就是一件又麻烦、又不受人欢迎的事了。鉴于我们的经济目前的组织形式，商人们想得没错，做正确的事确实可能使他们被逐出商场。

因此，如果有人固执地不愿面对我们的商业机构必需的重建，使它为我们的生命服务，那也就不足为怪了。企业相信的是，如果不能持续增长，而是减少和后退，就会自取灭亡。生态学家则相信企业如果不加遏制继续扩张下去，就会毁灭它周围的世界。本书将讨论第三条道路，一条利用许多历史上卓有成效的私人企业的组织方法和市场方法来恢复地球上自然界的勃勃生

机的道路。

经商行为有着其固有的伦理道德含义。所以，在我们这个商业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主要的经济机体如何经商呢？它是否像一个掠食者，盘踞在食物链顶部，轻而易举就可以把它的猎物制服呢？如果企业的理念是，它可以毫无限度地要求自然去服从商业的目的，那它就将破坏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尽管它曾宣誓服务社会。虽然，在胜利者的眼中，一切似乎都是好的，但是那些已经受到破坏的文化，那些我们已经失去的土地，现在也必须重新成为经济主体的一部分。企业的目标 and 行为是否合理，必须不再根据传统的企业文化的观念，而必须根据超越其自身限制的世界和社会的视角来作出判断。

如果企业愿意反省自己的潜在臆断，并听取生态学家、植物学家、毒理学家、动物学家、野生生物管理专家、内分泌学家的建议，听取本土文化的要求，听取工业生产过程的受害者的呼声，不再用企业内部的什么原理或偏见去歪曲它们，那它就不仅将完成为社会提供产品和就业机会、促进繁荣的使命，而且它还将把我们带入一个生态商业的新时代。生态商业时代将比以前的工业时代更具有前途，最终也更能使人们得到满足。

企业教我们有效地组织人员的形式，但是环境科学向我们揭示，这些组织形式并不一定能够保护自然资源——人类幸福的基础。企业教我们如何获得财富，而生态知识却向我们表明，除非财富是建立在自然界法则和自然界循环的基础上的，否则钱财到头来只会是虚幻一场。调和这些矛盾的对话将成为经济改造的根本基础。

为使这种对话成功，企业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角色

和一种新的方法，以便在一个更广大的环境中了解自己。商业用语是一种明确、精炼，对我们多数人而言又有点拗口的语言。用它描述商业机制，它得心应手，但将它用到生物学、社会或感觉上却一无是处。然而，这种专业用语却已成为全球的通用语。从古典经济学的语言和计算方式来看，资源只有在被钻探、发掘、抽取或砍伐以后才开始存在。而对生物学计算方式而言，这个原则正好是相反的。商业用语把活生生的交易归结为成本和交换价值。于是，从该语意的狭隘引发了经济增长与保护资源，就业机会与保护生态环境，社会与生物多样性，美国的竞争力与资源定价之间的权衡与妥协的讨论。

商业语言听上去很明确，但事实上仍不够清晰。既然夏威夷人可以用 138 种不同的方法来描绘下雨，我们就可以认定雨对于他们的生活十分重要。可是，商业用来表示利润的词语却只有两个——净利和毛利。公司收回利润的种种异乎寻常的错综复杂情况就用这么一个数字意义明白无误的概念干净利落地打发掉了。它不区别利润获得的方法，不考虑是否剥削了人和土地，耗尽了资源，是否社区高级了，生命却消失了，是否整个管理层已乱成一团以至于需要请来健康顾问缓解压力和为解雇的员工介绍新职业。换句话说，企业不区分这种利润是有质量的，还是仅仅只是数量上的。

在这一领域至今仍未形成一套更为精准的语言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相对来说，历史上企业对于社会和文化如何界定自己产生关键作用还是最近之事。事实上，对其霸权也仍然存在着争议，特别是来自那些坚持政府应支配控制一切的过时虚荣的政客。尽管政府仍然保留着发动战争、保卫领土、发行货币等权力，但却无力创造财富，除非与企业合作。既然给予了这样的

权力，现代公司就需要扩充和扩展商业词汇，以便与环境更相容 与文化更和谐。没有这种崭新的词汇 资本主义就会成为商业的神圣罗马帝国：一个不定形的全球性公司国家向外攫取所需的一切 财政上迫使弱小的政府臣服 因为离开了经费、信贷、投资和国际商业社会的支持，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合法地维持下去。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这种失衡的霸权将加速全球资本主义的灭亡，就像它曾摧毁罗马帝国那样。

自由市场的正统派认为 他们的制度运行得十分完美 尽管缺少整体的远景 市场仍将取得最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恢复型经济的组织方式与此截然不同。它并不依赖人性改变 但是它的确要求人们接受‘企业经营是一种道德的行为’的观点 并且 它还设法将自然界中万物息息相关、复杂而又高效的模式引入商界。目前的商业行为是在这样的承诺的引导下进行的 即认为我们可以保持不变 照老样子去生活 抱着过去的观念不放 经商时也不必自找麻烦去理会与循环、气候、土地或自然的真正的关系。恢复型经济对以上的每一条观念都提出了质疑。

恢复型经济与工业化是截然相反的。工业经济割裂了生产过程与土地、割裂了土地与人、并最终割裂了经济价值和个人价值。在工业社会攫取型的经济体制下，企业就是为了赚钱。他们能否筹集到资金和能否发展壮大都取决于他们能否盈利。在恢复型经济体制下，生存取决于它的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有多大的能力与循环的系统融成一体或有多大的能力复制它们。现有经济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都将被恢复型经济所逆转。在这种新经济的前景中，恢复环境的生机与活力与赚钱将成为同一个过程。就像自然界一样，企业与恢复环境均应成为一张没有缝隙的网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不应该是迫于慈善、利他主义或

法律规定。只要企业仍是这样的话,它就永远都是钞票、增长和技术的规规矩矩的臣仆。

企业必须面对三个基本问题:索取什么、生产什么、浪费什么,而且这三者是紧密相关的。第一,企业向环境索取过多,并且是用一种有害的方式进行索取;第二,其产品生产需要的能源过多,产生毒素和污染物过多;最后,生产方式和产品本身产生超量的废物,危害着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的现在和子孙后代。

解决上述三个难题的方法就是运用三项统治自然界的基本原则。第一,废物等同于食物。在自然界中,沉渣残屑不断地以最小的能耗和投入被回收再生成为其他系统的食物。我们把自己称为消费者,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消费。在美国,每人每天要产生两倍于他的体重的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和工业废物。如果把二氧化碳这样的气体废物包括在内的话,每周将多产生半吨垃圾。所谓商业的生态学模式指的是,任何的废物对于别的生产方式都存在价值,因此一切都可以回收、重新利用和循环再生。第二,自然界依赖当前的太阳能生存。地球这个封闭的系统中的唯一输入来源就是太阳。最后,自然界存在于多样性,发展于差异性,灭亡于因整齐划一而导致的不平衡。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是非常多样的,因时因地而易。自然并非用机器批量生产出来的。

许多产业现在都在寻求新的原材料以解决可持续发展、适应新的提取方式和加工方式的要求,消除对地方的文化和生态系统的冲击。比方说,赫尔曼工厂、克诺尔集团和沃尔-马特公司都已表示愿意出高价购买可持续生产出来的木材。他们与成千上万家企业(大多数企业要比他们小得多)一起,

承认有责任开创一个生态商业的新时代。但是，他们不应多付钱购买可持续生产的原材料，他们应该少付钱。不像现在这样特别多花钱多费力就得到可持续生产的原材料，应当是可以实现的。保护生命应是商业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而不应该是个反常现象。

为实现这一点 我们需要彻底地重新思考我们的市场 扪心自问损害和破坏生命的产品何以会比不损害不破坏生命的产品还便宜？虽然市场在定价方面非常地有效，但目前的市场尚未有认识到商品生产的真正成本的本领。于是，有两种相反的力量在同时对企业发生作用 为了在商场中立足 且不说为了生意兴旺 商业需要实现最低的价格 社会却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商业把因为采取对环境更负责任的行为而增加的开支在内部消化。

毫无疑问 目前的经济制度中一个最大的危害 就在于市场的定价基本上完全不体现破坏地球的成本。因此，在经济的各个层次都缺少了一条至关重要的信息。正是这种缺憾使得工业主义继续大行其道，阻止了恢复型经济的出现。

尽管如此 恢复型经济已初露端倪。据估计 仅在美国就约有 7 万家公司已保证以某种形式的环保商业，与那些仍不愿顺时而动的企业展开竞争。通过承认和保护所有的生命系统来推动地球上生命的经济生存力的提高，已成为一件对宗教、科学、医学、文学、艺术和妇女来说越来越重要的工作 它应成为未来几代人的一个压倒一切的主题。

恢复性经济完全颠倒了有关经济运作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它可能加速经济产生不同寻常的变化。以后各章中将谈到 在恢复型经济中 有些企业的规模缩小了 但雇员却增加了 企业可以因为不再出售某项产品或服务而赚钱 就像电力公

司出售效率而不是更多的电力 产量减少、利润却增加的情况一样。公司可以为保护和增加资源而不是耗费资源展开竞争。激励性标准将代替复杂麻烦的规章条文。

作家伊凡·伊里奇曾指出，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的生活中有 1600 个小时与他的汽车有关——为了买车而工作的时间 实际开车的时间，修车的时间等等。这意味着如果将一年内某车的行车里程除以花在该车上的时间的话，一名车主的平均行进速度为每小时 5 英里。为了达到一辆自行车的前进速度，我们破坏了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空气、肺和生命 甚至还带来了全球变暖的危险。这些反常的行为，只有恢复型经济而不是工业化经济，才能够并且将会去处理。恢复型经济的企业家可能不会像华尔街的商业巨子那样在传媒上大出风头，因为他们的公司规模要小些 不是那么张扬 那么引人注目。但是 正是恢复型经济的企业家对决定我们企业应该是什么样的概念的种种迷信和谬误提出了挑战。

如果一个企业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高昂的士气 明确的标准和远大的目标，那么这个企业就会运作得很好。这样的企业善于接受有助于公司按照目前的模式增长的思想，但可能反对任何批评其基本制度的想法。毕竟，一个成功的企业实质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广告 有这么多的事情正在进行 有这么多人表现出色。这种对表面上似乎毫不相干的建议和信息的相容，使得公司得以一意孤行地专注于抢夺市场份额，但同时也造成了企业经济和良好的生态之间的鸿沟。如果公司真能够像对待消费者口味的人口统计数字变化那样认真地对待全球环境恶化问题 那么他们就会发现 要亡羊补牢 就要有比目前一些企业乃至许多大型的环境组织提议的更深刻，更富于改革创意的

措施，才能补救他们对于自然的劫掠。也许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深究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无论在事实产生之前还是之后，我们消费者都是帮凶。我们创造了企业，就像企业创造了我们的需要一样。我们为商业成功带给我们的机会、财富、梦想和权力所陶醉。只要可能，我们总喜欢舒适安逸的生活，不能的话我们也想望过上这种生活。虽然企业有其内在的弊病，但是企业的产生与发展都来自我们的欲望。“无论政府的政策，公司的经营方式和产品是多么地具有破坏性，”农民兼评论家温德尔·贝里写到，“问题的根源总是存在于私人生活中。我们必须学会认识到，每个关系到我们的问题……都与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直接相关。世界正被有钱有势的人的贪婪所破坏着，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也被大众的需要破坏着。几个有钱有势的人是消耗不掉整个世界的，为此，有钱有势的人需要不计其数的普通老百姓帮忙。”

恢复型经济归根到底就是：我们需要想象一种设计与构造明智合理，处处模仿自然，能够实现企业、消费者和生态环境的共生共栖的繁荣的商业文化。所以从根本上说，这本书讨论的是如何重新设计我们的商业体系，兼顾所有者、雇员、消费者、地球上的生命等各方的利益，而又不需要全面改造人类。关于环境危机的原因的文章已经写了许多，有的将原因归结为家长式的价值观，有的归结为工业社会的富人的精神疾病。但是，我们可能太急于求成了。科学确实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都是互相依赖的：亚马孙河流域里奥内格罗省边远地区的一朵百合花的呼吸可以影响到纽约的天气。但是，如果在生活中我们想取得实际效果，我们就必须找到行得通的、